

【有所思】

张承志的背包带

□钟倩

读懂张承志，是从他的背包带开始。

三十多年前，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张承志，在一家照相器材店里买了一个浅钴蓝色的照相背包。之所以看重它，源自它大小正好合适，既能装下他心爱的地图集，也能装下尼康相机以及一些生活必备用品，笔记本、药盒子等，而且能提能背，两用俱佳，颜色他也很心仪。从此，他进出西海固，环游甘新青，世界各地旅行，脚步遍及摩洛哥、西班牙、巴勒斯坦等，这个背包始终相随。唯一的变化，是背包带上多了一些用针绣上的年号。他走到哪里，就请各地各族兄弟家里的女眷用针绣上，比如“沙沟1984”“蒿枝沟1988”“乌什塔拉1997”……时间久了，背包带正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针脚。他又指挥她们在背面绣，用一块灰色的尼龙布缝制一个套筒，套在短背带套上。他背着长带子出门，短背带垂在外侧，也不影响美观。

这是怎样一条承载着记忆的背包带？他为何如此钟爱并视

为珍藏呢？那段时间，这条蓝色的背包带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，看书时想它，吃饭时想它，甚至腰疼不适躺在床上，也会不自觉地想起它。后来，翻箱倒柜找出他的《饮虎池》一书，重读完还是毫无头绪，外出时便特意绕道去了趟饮虎池。在济南泺源大街与饮虎池街交叉口向东的位置，有一处泉池，上方是三只老虎的造型，车水马龙，人流熙攘，很少有人留意到，这里就是重建后的饮虎池。我徒生难以形容的惆怅和伤感。薄薄的阳光打在水面上，折射出一束束耀眼的光，我痴痴地想，如果张承志回故乡济南探亲，看到今天的泉池，他会有何感想？没有人能知道。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无论他身在何处，他都念念不忘故乡的人以及沉淀在岁月深处的挚情。

记得我第一次邂逅张承志，是读他的书《饮虎池》，陆陆续续又读了《鞍与笔》《清洁的精神》《心灵史》。《心灵史》买不到，还是朋友帮忙复印了一本印刷体的，却读不进去，在门外徘徊的

幼年，曾在乡下一教书老先生家见过菖蒲。他是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知青，为人正直，性情温和。乡下人家多植好养的蔷薇、月季，唯独他家屋里屋外，盆里瓮中遍植菖蒲，每日与书山书海为伴，居然有种相得益彰的美。每次路过他家门口，会忍不住放慢脚步，向屋内张望。隔着门缝，会看见教书老先生布衣素服端坐一旁，在菖蒲的盎然绿意中，或温书，或煮茶。我痴痴立在门外，只觉得那里面有不一样的人间烟火。当下暗想：长大了，也要像老先生一样在家里种满菖蒲。

自古以来，菖蒲是文人墨客喜爱之物。与兰、菊、水仙并称为“花草四雅”。他们把菖蒲庄重地移植到身边，在书桌旁放置，日夜相伴。明代王象晋《群芳谱》中称赞它：不假日色，不资寸土，不计春秋，愈久则愈密，愈瘠则愈细，可以适情，可以养性，书斋左右一有此君，便觉清趣潇洒。苏轼很欣赏其“苍然于几案间”，且能“忍寒苦，安淡泊，与清泉白石为伍，不待泥土而生者”。这位声名赫赫的大文学家为了养好菖蒲，竟然去捡碎石，“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”。据说，只要清水不涸，菖蒲可数十年不枯。另据《赞

拿钢叉刺的獠，本地似乎叫“獾”，它们躲在芦苇荡深处，啃咬根茎果腹，并不来偷瓜吃。

看瓜之前先安个窝棚。栽四棵木桩，把竹篾弯成弧形，用麻绳绑好，上面罩张破席以遮风挡雨。窝棚朝向地间的那端洞开，方便观察风吹草动。

自留地零零散散，村头几分，村尾几分。大人舍不得孩子分担繁重的农活，也无暇看护瓜田，就派孩子去守。

西瓜地挨着的农户，串联起各家的孩子，牵了“大黄”，大清早趁暑气尚未炎热袭人，溜着路沟，穿过石渠，浩浩荡荡地往瓜地赶。到了瓜地，喊声“大，俺娘等你回家吃饭”，替换下守了整夜的父亲。几个孩子挤在狭小床上，海阔天空地胡聊。大点儿的带副象棋，“马走日，象飞田，车走直路，炮打翻山”，厮杀一番。小点儿的互相“挠痒痒”，不停地翻滚，跌下床去，床底的“大黄”“哈哧哈哧”吐着鲜红的舌头，一时人犬相看两不厌。

日头渐渐毒辣，口干舌燥，满地的西瓜随你拣。母亲交代过，旁边插竹棍的瓜秧坐瓜早。踮起脚小心翼翼地找下脚的

感觉。三年前，意外读到他的一篇悼念文章《点滴未敢忘》，我过目不忘。他怀念当年弃薪退职东渡日本时，那些给予他关怀的长辈，还有一位叫李子云的大姐。与很多人的情感堆砌或宣泄不同，他是掏心掏肺地倾吐，“我可以等人们都遗忘以后，再悄悄命笔，作文祭谢。我要遥向他们独自起誓——以自己文学的品质，卫护他们高尚的名字。”他的纪念无声胜有声，是以文学的名义立心，使我心生敬意，又如猛烈重击心口，隐隐作痛。敬意是源于他的感恩，疼痛则是因为现在的怀念大多太虚情假意了，真实的东西越来越奇缺。

还是要回到他的背包带。这些年来，他的旅行是精神孤旅，也是回到心灵原乡。每到一处地方，他的背包带上就会增加一个年号，这是一种记录和见证，也是提醒和自省——他没有忘记雪原上被救骆驼的仰天哀号，没有忘记大羊皮德勒袍子的贴身暖意，没有忘记大西北农民马启芳的深情大义、陕西固原秦凤桐

石菖蒲》记述，由于陆路羁旅，不便照看，苏轼曾将游慈湖山时采得的菖蒲配上好看的石子，寄养在友人九江道士家中，日后路经此地时，定要特地探看菖蒲是否安好。想想九江道士得东坡居士探望还要沾菖蒲的光，也真是可以收入“人不如蒲”系列了。由此可见宋代文人观养石菖蒲的风气之盛。

一晃经年，从农村到城市，从平房到电梯房，生活环境越来越

空——瓜叶实在繁茂，也唯恐踩到嫩瓜。找到了便扯秧拽梗，抱着摇摇晃晃折回。刀往往没有，拿起剪子，划开，大口大口地吞；有时剪子也无，一拳头砸裂，汁液直流。西瓜吃厌了，便在瓜地东西田埂上寻熟透的甜瓜——大人育西瓜苗时顺带会栽两垄甜瓜给孩子换点花样。

守夜的次数记忆中寥寥。有一次，吃罢晚饭，父亲拒绝不了我的央求，一手握手电筒，一手拉着我，一起走向瓜地。黑暗中，野路有些吓人，间或黄鼠狼窜出路面，飞快消失。到达瓜地，旁边窝棚的大爷正坐在地边抽着旱烟，星火一闪一暗。父亲急忙打了招呼，两人挨着蹲下谈收成，聊乡间的故事，而我静静地听，却似乎什么也记不住，年少的心与庄稼疏离，也就听听热闹罢了。约摸十点来钟，大爷说句“时间不早了，歇着吧”，父亲拽着打瞌睡的我，回到白天谙熟的小世界。此时这里却换了另番风景：星汉灿烂，小河流水潺湲作响，草丛深处虫豸浅吟低唱……

人生能有几回在野外卧眠的经历？我记得夏日曾在场院守新割的麦垛，夜阑人静，天上挂

的救命之恩，也没有忘记日本的红叶往事……这些点点滴滴，都进驻到他的心底，沉淀成一股庞大的力量。然而，当他回顾过往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只挪动了半步。这让我很是惊讶。想想，人生能有几个三十三年？在一个追求快和高效率的信息化时代，有谁会说自己三十三年只向前挪动了半步？又有谁能够背水一战，“敢为半步，轻掷一生”？作为走过三十三个春秋的我来说，读懂三十三年行半步的张承志，是意外的收获和生命的唤醒，可以说，既是一种幸运，也是莫大的幸福。他对时间的耐心、对历史的耐心，何尝不是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化尊重和体恤？悲悯的情怀，一旦渗透到文字肌理，就会贯通心灵，使人不能自拔。

背包带的拉链，刮破了修，修好了又坏，但是张承志依然珍藏，像珍藏文物一样敝帚自珍，像收集乡愁一样小心翼翼。我想，他的背包带里一定也承载着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父老乡亲的感念。

越好，菖蒲终是没种。没种的原因，实在是怕自己的俗气玷污了它，它有兰的幽雅、竹的飘逸、梅的素洁、菊的清高，纷乱人世怎好惊扰？只有那个遍植菖蒲的梦，不时温存于心。后来，偶然看到“扬州八怪”之首金农的《菖蒲图》，短短密密的菖蒲植于陶钵，不设敷色，却自有一种清气。这样的清气非常人能有。再读长款题跋忍不住眼湿：“石女嫁得蒲家郎，朝朝饮水还休粮。曾享尧年千万寿，一生绿发无秋霜。”寥寥数字，却是人与植物的微妙情感。金农一生落魄，视菖蒲为人，石女和蒲郎都是知己。金农有诗言：莫讶菖蒲花罕见，不逢知己不开花。他对菖蒲的期待，也如古琴一样，是得遇知己，他们在方寸之间，与之对话，得到欢喜、满足和感悟，便是方寸之间的大世界。菖蒲不美，却是一种恰当的安慰，为他带来内心的安静平和。其实，他自己也恰是一株老绿的菖蒲，顽强、孤独地生长在逼仄的旧时光阴里。

菖蒲是清寂的，清寂的东西都是倔强的。那是一种有傲骨的倔强。即使无闻，也不流俗，就那样兀自生长，不讨好，也不讨巧。

几颗疏星，焦甜的麦香随阵风弥漫，那么遥远，又那么真实。那晚，苍茫天地让我初次感觉自己渺小如椿树上趴伏的“干巴老头”（一种会装死的虫）。拂晓，浓重垂露打湿了头发，四肢受风寒侵蚀隐隐作痛。

西瓜长大成熟，历经泡种、育苗、移苗、覆膜、除草、打瓜叉、浇水等十几个程序，劳苦异常。如今，种瓜在故乡慢慢无人问津了。现在的农民比老一辈省力得多，不像从前为锅碗里的吃食每日惨淡经营，却堵塞了孩子亲近农作物、接触自然的路径。未来的少年，恐怕再无机缘齐聚河滩挖洋姜，再无机缘钻地窖掏秋天储存的红薯，再无机遇碰到灰色野兔竖起前肢远远地向人作揖。旧时常吃的野菜，譬如荠菜、苦苦菜、灰灰菜、马蜂菜（学名马齿苋），超市早有供应，码得整整齐齐，鲜润肥大，可是，挽了竹篮、迎和畅惠风到处挖野菜的欢愉又与何人分享呢？

我想，有些人、事，有些生活，终将像一尾游鱼甩着身子湮没到时间的洪流中，任人缅怀，思念成灾，它永远不再回来亲吻你的泪珠。

【浮世绘】

菖蒲

□萧萧

菖蒲，“乃蒲之昌盛者”。民间，因菖蒲有对节气变化的先知，将其作为春耕的标志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：冬至后五十七日，菖始生，菖者百草之先生者，于是始耕。

两年前去苏州，在所居住的民宿附近，我曾幸运地与菖蒲临水而遇。阳光下，清风里，一汪碧水莹绿，它们静立其中。一丛丛细叶挺拔修长，像一排排带有文气的士兵，接受着路人的检阅。一阵风起于水波之上，那些直挺挺的叶子随风而动，如一支支宝剑纷纷出鞘，泛起一道道凛然的光芒。这也是有些地方把菖蒲叫做“水剑”的原因。

菖蒲悠长的家史，可追溯到《诗经》：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蒲和荷一粉一绿相映成趣，衣香鬓影的女子临水而立，蒲香杳杳，荷叶田田，烟渚上，望不见那弄篙荡舟的少年郎——没有一种草药，可以治愈小女子铺天盖地的相思。千年前，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的悲凉女子，以菖蒲的韧性暗示：君心如磐石，妾心如蒲草。磐石无转移，蒲草韧如丝。寥寥几字，落入耳，却重如施咒。悲剧早已过去，她的蒲苇则继续坚韧，在历史的河流里永远生长。

下班途中顺道去超市买点青菜，瞥到西瓜摆满货架，怅然出神，脑海浮现一幅熟悉的画面：晴空蔚蓝，缕缕白云斜飞，田地里星罗棋布地躺着数不清的花纹大西瓜，依仗碧色巴掌状叶子遮挡，跟种田的农妇玩起捉迷藏。

老家在鲁西南乡村，因先祖张福“蠲粟万石，赈济邑饥”，明朝正德皇帝封其为“万粮公”，村名改为“万梁张”。村民世代以务农为业，村里产的“郑杂”西瓜个头不大，但皮薄瓢沙，用地排车拉到小县城，食客全竖大拇指：“好西瓜，万张的。”彼时几乎家家种瓜，近年声名鹊起的狼山屯西瓜，论种植面积和声誉，较之恐也逊色。

瓜田，要派人去守。倒非防备村里的大人，要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左邻右舍，要么是前几辈还一锅摸勺子的近门子，犯不上为并不稀罕的西瓜遣人话柄。何况，丰收之后，善良的妇人还要给没劳力种瓜的人家分几个尝尝呢。最怕淘气的小孩子毁坏——明明自家种了，却硬要摘别人家的，且在西瓜未熟时下手，瓜瓢白生生透着微红。鲁迅小说《故乡》里闰土月夜在瓜田

【在人间】

瓜田记忆

□张衍凯